

中國的新聞紙



上海新聞學會叢書

張靜廬作

中國的新聞紙

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初版
中華民國十八年九月再版

著 者

張 靜 廬

發 行 者

光 華 書 局

總發行所

光 華 書 局

上海四馬路中市

每册實價二角五分
版權所有

序

當「中國的新聞記者」出版之後，我就想繼續鼓着勇氣，談談中國的新聞紙的過去和現在。但是事與願違，蹉跎復蹉跎，三個月來竟然未着一字。

這回從北平回到上海，承幾位朋友好意的催促，盡五晝夜的工夫，草率地將這本小冊子寫就，淺薄和蕪雜，是不可避免的。來來像這樣亂七八糟的中國的新聞紙，要有系統的加以評論，是不容易的事，何況新聞界落伍的我。假使是可以的話，那麼沒有充分的時間收集各地存廢的日報，沒

有找到精確的參考材料，也是無從下筆。中國，這樣龐大的中國，更如一部廿四史，從那裏說起呢？

幫我做成這本小冊子的參考書，祇有一本戈振先生的「報學史」；可是「報學史」裏所記述的祇有民國以前的舊話，從民國元年起以至於現在，但憑我個人腦力所能記憶的印象，隨便加以說明罷了。遺漏是在所不免，愛憎也不能說是絕無，不過事實還是事實，我可沒有替那個報館做宣傳或反宣傳。

這裏，頂使我自己不能滿意的，是太偏重於上海了；但是沒有法子，因為我是一個上海的新聞記者呀！

中國的新聞紙，既沒有法律的保障，又缺乏獨立的資本，所以要有十年廿年的歷史，屹立不移，以至於今日者，全中國能有幾家？大抵都是隨着政局的變化，「一朝天子一朝臣」此仆彼起，你關我開，做做軍閥官僚的雷聲機罷了，他自己何嘗是因辦報而辦報的呢？這樣幼稚，這樣雜亂的中國新聞紙，記也記不清，談也談不盡。這本小冊子之不滿人意，是我所料得的，我也大可不必諱言。

末了，我還得聲明一句：倘使本書還有再版的機會的時候，我總得盡我的新的發見，繼續加以增訂，力求完備。

張靜廬自序於上海商報館 一七九一

— 4 —

目次：

一 新聞紙的起源

一 新聞紙的定義

二 從唱賣新聞談到邸報

二 新聞紙的發展

一 外國人所辦的新聞紙

二 中國人自辦的新聞紙

三 新聞紙與革命運動

一 辛亥革命前後的新聞紙

二 洪憲時代的討袁報

三 新文化運動與副刊

四 憶商報

五 革命軍北伐後上海報界的小變化

六 北平報界的不幸

四 上海報館的組織和現狀

一 上海報館的內部

二 上海各報的現狀

三 上海現存的晚報

一 新聞紙的起源

一 新聞紙的定義

新聞，這一個名詞，始見於宋朝。當時傳遞消息的所謂「邸報」已經狠風行了；除「邸報」外，還有許多私人方面，用種種的方法，探聽一些在重要的機關裏所洩漏的消息，用非公式的傳遞給幾個人或散居若干區域的若干人，那時候名之曰「小報」。朝野類要說，「邊報，係沿邊州郡，列日具幹事人探報平安事宜，實封申尚書省樞密院，朝

報日出事宜也。每日門下後省編定請給事判報方行下都進奏院，報行天下。其有所謂內探省探衙探之類，皆裏私小報，率有洩漏之禁，故隱而號之曰新聞。一照這一段的紀事，那麼我們正可以說，我國在宋朝的時候，已有私辦的新聞紙了，不過在那時候，機械還沒有發明，而又格於禁令，所以「邸報」可以用木板雕刻後，刷印若干份，驛遞各處。「小報」却不許有同樣的刷印，至多是用人工的抄寫，秘密的分遞給各地的關係人罷了。但是論其性質，頗有幾分像現在的民有的新聞紙。所謂「內探省探衙探」之類，却和現在的新聞記者一樣。

現在我們對於新聞和新聞紙所下的定義是：「新聞者，對於讀者引起興趣與影響之事件，發見意見等正確而得時之報告也。」用機械複製而成爲一般的普遍讀物的，叫做「新聞紙」亦名「報紙」。戈公振先生在他的報學史裏，綜合各國新聞學家對於新聞紙所下的定義，概括而定比較簡明而確當的定義曰：

報紙者，報告新聞，揭載評論，定期爲公衆而刊行者也。

新聞紙的定義，照中國的報紙條例業經廢止法令的規定

爲「用機械或印版及其他化學材料印刷之文字圖畫，以一定名稱，繼續發行，均爲報紙。」又郵政章程第九章新聞

紙類：「凡屬各項可以訂購之出版物，無論華文洋文即如新聞紙及按期出版物，在中國著名之印刷所，按指定之期，挨次編號出版，且係散張成秩，不用木板布皮等套，或他項堅實之物質裝訂者，即准在發行處應赴之郵務管理局掛號，作為新聞紙類郵寄。」如果是這樣的解釋，作為「新聞紙」的定義，未免失之寬泛，不合於中國的習慣；若照現在中國幼稚的新聞事業而論，所謂新聞紙從狹義的，那麼不如直截了當的說，「凡是定期刊行，以機械複製，將一般有興趣的現實事件狀態之混合的複雜的內容，化為通俗的出版物。」叫做新聞紙。因為這樣的解釋，可以免掉新聞紙

和其他的定期刊物雜誌混爲一體。定期刊物，雖有也有專載新聞的三日五日七日出版一次，在某一縣或鄉鎮所發行的，不過在現在的中國內地，還是極少極少，即使是，也是銷行不出一縣一鄉一鎮的。普通的所謂雜誌，雖也有混合的複雜的內容，然而雜誌究竟是帶有專門色彩的，不是一般的讀物，或許沒有像新聞紙一般的有時間性。

二 從唱賣新聞談到邸報

在中國還沒有新聞紙以前，在朝的有公的「邸報」，私的「小報」；在民間的有唱的新聞，和畫的新聞二種。後

二種不知發原在什麼時候，在邸報和小報以前或以後，那都沒有方法考據的了。

唱的新聞，在我們的鄉間——浙東一帶，名之曰「唱新聞」，業之者大抵是盲人，也有不盲的，不過很少數。他們所唱的，都是民間所發生的一樁可歌可泣的事件，原原本本有系統的，從事件的開始，以迄於終了，和現在新聞紙上所記載的社會新聞一般。當時，在沒有新聞紙記載的時候，除掉了宦海升沈的官報，科舉中式的捷報外，其他凡是民間所發生的事件，是沒有方法能聽到的，他們所能夠聽見到，而現在還在傳誦的可歌可泣的故事，就是在這輩「唱

新聞一的人們的口裏所唸出來的新聞罷了。

畫的新聞，比較唱的新聞是進步得多了。他是棄舊翻新，花色繁多，消息也敏捷。因為他的手續簡便，不像唱新聞的要將一件經過的事實，從起頭以至於結局，更不必像唱新聞的要將這一樁事件，用諧韻來編為長篇的歌詞，學會了一樁，該費掉了多少的時日，才能夠背誦如流地唱出來。一句不脫咧；聽唱的人們，除掉聽了他的告訴你這一樁新聞的內容複雜情節以外，還要評判他唱的腔調的悅耳與否？[？]否？[？]嗓音的圓潤與否？[？]畫的新聞，在這些困難的手續和技巧，都可以不成問題。畫的新聞，一名為「賣新聞」，他是用一

張普通的薄紙，將最近鄰省或鄰縣民間所發生的一樁值得聾人聽聞的新聞，用粗陋的畫工，畫就了六幅或八幅的小圖，經木板雕刻而成一長方形，然後用手工刷印的方法，印就了若干張分給「賣新聞」的人們，拿了分跑到各縣市鄉鎮，出賣給那些愛聽新聞的人們。這一張粗糙的畫紙，雖然那紙上沒有一個字，加以說明這圖的內容，可是這六幅或八幅的畫，却是有連環性的，從開頭以至結局也有未會結局時，照已經廢止的中國報紙條例的規定，「用機械或印板及其他化學材料印刷之文字圖畫」的解釋，我們大可以名之曰「畫的新聞紙」。

「唱新聞」現在鄉間還是有的，不過已經失了他的意義，在聽的人們，祇曉得聽他的唱句和腔詞罷了；實際這輩「唱新聞」的人，也沒有新編的新聞，陳陳相傳，於是乎變做了故事的歌唱者了。「賣新聞」到現在還常常見到，就是在中國新聞紙最發達的上海，也還可以碰到，假使你留意；不過賣畫而兼唱歌，信口開河，買的人們，多因聽其唱而買其畫罷了。

「邸報」發現於唐德宗時，離現在已經有一千一百五十年了。裏面所記的都是皇帝的起居言行，和官吏賞罰宦海升沉的事。係用手寫後再用木板雕刻成單張，以事務

的簡繁定張數的多寡；每頁分十三行，每行十五字，字大如錢，有界欄而無中縫。(註)宋時的「邸報」除掉刻登皇帝起居注外，還選刊各疆吏諫史的重要奏摺和建議書等，分給各衙門部署，以資參考。汪文定與李運使書：「墾田之議，頃於邸報中見之，頗訝其首尾不貫串，今得見全文幸甚。」那麼在當時邸報中所刊登者，不過一些提綱挈領的話，略而不詳，因為印刷雕刻的不方便，其所記載自然力求簡略，亦如現在新聞報上的專電罷了。如果電報發達，電報就可以傳達較長的新聞，就無再標專電的名稱了。

因為「邸報」是皇帝所獨有的東西，其所選登又祇

限於可以公布的公文。朝士疆吏，爲需要敏捷的消息，多量的新聞起見，於是乎又有所謂「小報」者，應這樣的需求而產生。「小報」在當時極爲人們所注意，試讀海陵集中論禁小報文，便可知當時人們的重視「小報」有如此者。文曰：「方陛下頒詔旨，布命令，雷厲風飛之時，不無小人譸張之說，眩惑聽衆。如前日所謂召用舊臣，浮言胥動，莫知從來。臣究其然矣，此皆私得之小報。小報者，出於進奏院，蓋邸吏輩爲之也。比年事有疑似，中外不知，邸吏必競以小紙書之，飛報遠近，謂之小報。如曰今日某人被召，某人罷去，某人遷除，往往以虛爲實，以無爲有。朝士聞之，則曰已有小報矣。」

州郡間得之，則曰小報到矣。他日驗之，其說或然或不然。使其然耶，則事涉不密；其不然耶，則何以取信？此於害治，雖屬甚微，其實不可不察。一觀此，所以我們可以說，宋時的「小報」已具新聞紙的雛形和價值。至其「其然或不然」因爲是邸吏私自訪聞所得，爲傳遞消息迅速起見，或其事尙未成熟，或其說未必果行，必要待之「他日驗之」才可明白。這正是現在新聞記者的口頭禪，所謂「有聞必錄」是也。但是要以「他日」的事實，來證明「今日」的傳說，自然不免有「不然」的地方，就是現在的新聞紙上，何嘗就沒有「不然」之處呢？況且從前的「某人罷去，某人遷除」

在皇帝之一言，喜怒風雲，朝夕不測，我們正不必爲「小報」病。猶之乎現在的新聞紙刊登的專電，某任部長，某罷局長，非待見正式命令，未必卽靠得住；所以民國以來的政府公報，雖然在新聞紙這樣發達的時候，還是爲各部署衙門所重視，用以證實新聞傳說的「或然或不然。」

「邸報」爲私邸所發行。因唐時十六節度使的私邸，都設在首都。「邸報」就是由私邸通報給各自的藩鎮的通報機關，如現在的官辦通信社。「邸報」中所記不外皇室的狀況，詔令，奏章，敘任，辭令，謁見，朝覲，賞罰，廟堂會議等。其發行爲不定期刊。直到元朝，才改定爲每十天一次。

「邸報」這個名詞，到清朝方才廢止，改為「京報」。

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星期三 寧字第貳號

國民政府秘書處發行

南京 城內丁家橋

電話二百九十二號

國民政府公報

本報價目

零售每份大洋二角

定期三月大洋壹元六角

定期半年大洋叁元

定期全年大洋伍元六角

外埠郵費另加

廣告價目

第一期者每行大洋貳角伍分

第二期者每行大洋貳角

第三期者每行大洋貳角六分

其內容格式，和從前相同，不過由散張而成爲本裝罷了。民國時代，新聞紙已非常發達，但是「政府公報」還是一樣的存

在；在革命後，國民政府繼續出版「國民政府公報」也是一

樣的格局，換湯而不換藥。不過「京報」、「政府公報」是每天發行，「國民政府公報」却是每逢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，每月發行三次。

(註) 中國雕刻源流考

二 新聞紙的發展

一 外國人所辦的新聞紙

官報——統治階級所有的——之外，民有的新聞紙，當以一百十四年一八一五年前的一「察世俗每月統計傳」為最早，創辦的是倫敦傳教會，編輯的人是英人馬禮遜，麥都思，和我國耶教徒第一人粵人梁亞發。主其事者為英人密爾恩。印刷發行都在馬六甲地方。從清嘉慶二十年起，至道光元年止，凡七年。繼起的有「特選撮要」，發刊於巴達維

亞，凡四年，又有「天下新聞」，發刊於馬六甲，凡四年；內容所刊登的爲中國新聞，歐洲新聞，科學，歷史，宗教等，係用活版排印。

在中國境內，外人所主辦的新聞紙，當推「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」爲最先。從道光十三年起至十七年止，凡四年，主其事者爲英人郭實臘，發刊於廣州。此後，在中國境內續有出版如香港的「遐邇貫珍」，寧波的「中外新報」，上海的「六合叢談」，香港的「孖刺報」，上海的「中外雜誌」，都是每月一本，裝訂成秩。中外新報初爲半月刊，後改月刊。週報之最初者，爲廣州的「中外新報七日錄」，上海的「教會新

聞」都每星期一次。

日報的最先出版的，是香港的「中外新報」。在清咸豐八年，一八五〇年，由伍廷芳向孖棘報提議，增出華文晚報一種，定名為「中外新報」，即由伍君主持編輯，初發行時為兩日刊，後改為日刊。繼此而起的有「上海新報」及「滬報」。滬報創辦於日人，改名同文滬報。光緒八年，旋售等。到同治十一年，一八七二年，現在全中國最估勢力資格最老的「申報」，由英人美查創辦而出現了。

申報創辦之歷史，據中國報學史所載：「申報發刊於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，為英人美查所有。美查初與其

兄販茶於中國，精通中國語言文字，某歲折閱思改業，其買辦贛人陳莘庚，鑒於上海新報之暢銷，乃以辦報之說進，並介其同鄉吳子讓爲主筆。美查贊同其議，乃延錢昕伯赴香港，調查報業情形，以資倣效。時日報初興，競爭者少，其兄所營茶葉亦大轉機，故美查得以歷年所獲之利，先後添設點石齋石印書局，圖書集成鉛印書局，燧昌書局，燧昌火柴廠，與江蘇藥水廠等。光緒十四年，美查忽動故國之思，乃添招外股，改爲美查有限公司，而收回其原本。托其友阿拍拿及芬林，代爲主持。光緒三十二年，公司以申報館營業不振，及江蘇藥水廠待款擴充，由申報館買辦席子佩，借款接辦，名

義則若屬之外人。民國元年，席將申報館售於史量才，於是申報遂完全歸於華人。

人。

「申報」這一

個名詞，在中國境內，幾沒有人不曉得的，無論這個人識字不識字，或是老年的婦人，年青的小孩子，他都曉得；他們雖沒有



見過申報，但是他無論拿到一張什麼樣的報紙，他不曉得，他就名之曰「申報紙」也頗有識字的人，他雖曉得別種報紙的名稱，可是他往往就隨便稱任何報紙爲「申報紙」，這「申報紙」三字，幾幾乎在中國內地，是代表任何新聞紙的一個總名稱了。

繼申報而起的，在現在成爲中國二大日報。佔中下階級社會唯一的勢力，銷行最廣的「新聞報」，開始創刊於光緒十九年一八八九年的上海。離申報創始期後二十年。

新聞報初爲中外商人所合組，推英人丹福士爲總董，延蔡爾康爲主筆。後爲經濟蹶蹶，宣告破產，讓盤於美人福

開森先改英國公司，後改爲美國公司，在特來福省法律注冊。福開森爲董事長，汪漢溪爲總理；汪逝，由其子伯奇繼任。

外國資本的報紙，在中國境內者，後尙有福建的「閩報」，創於光緒二十三年。北京的「順天時報」，創於光緒二十七年。奉天的「盛京時報」，創於光緒三十二年。大連的「泰東時報」，創於光緒三十四年。這都是日本人的資本，爲文化侵略的工具。革命軍北伐時，亂造「國軍赤化」之謠；濟南慘案發生以後，更肆無忌憚，顛倒是非，宣傳其「山東出兵」正大光明的正義，而抹殺事實，還以礮攻濟南城，把住膠濟路，強佔我山東半省爲有理。可是我們不爭氣的

中國人，尤其是平津的中下級社會和自命爲上等人的官僚政客，還是一樣地像做了日本帝國的順民一樣，寧願不看中國報，不可不看順天時報，於是乎這罪惡昭著的日報，還是在平津一帶爲銷行廣大的新聞紙，和美國教會所辦的「益世報」爲北方勢力最大的新聞紙。

二 中國人自辦的新聞紙

民有的新聞紙，純粹爲中國資本，中國人主編的，要算同治十二年在漢口出版的「昭文新報」爲最早。其次爲同治十三年上海出版的「滙報」，香港出版的「循環日

報，「光緒二年在上海出版的「新報，」光緒十二年在廣州出版的「廣報。」待光緒二十一年，中日戰爭之後，民氣陡漲，民報的產生，更和雨後春筍般的勃興，強學會的「中外紀聞，」「強學報，」先後在上海北京出版。著名的「時務報，」「時務日報，」「蘇報，」「時報，」「神州日報，」時事新報等，都相繼在上海產生了。

這是民有新聞紙的最盛的創始期，當時編著的都是有名的學者，如康有爲，梁啟超，章太炎，蔡子民，吳稚暉，于右任，狄平子，汪穰卿等。可惜都是一班文人，除了下筆千言的做做文章外，不明經營之術。因此，經濟發生困難，便漸漸地

消滅。現在我們還能夠看得到的，祇剩有「時報」，「時事新報」和香港的「循環日報」罷。

1. 循環日報 創刊於同治十三年。先是有王紫銓者，以上書太平天國忠王楊秀清之嫌，清廷欲得而甘心，乃隨麥華陀牧師走香港。旋應英華書院之聘，編輯聖經，遂家焉。迨歐海理牧師解散英華書院，王氏遂與該院買辦黃平甫集股購入，易名中國印務總局，此同治十年事也。後就印務總局改組循環日報。「循環」云者，意謂革命雖敗，而藉是報以傳播其種子，可以循環不已也。王氏自主筆政，洪幹甫及其培錢昕伯輔之。錢

氏蓋奉申報主人美查之命，赴港調查報務，以資仿效者也。初創時，新聞用洋紙印刷，船期尚用土紙。新聞常佔三分之一，區爲三欄，首欄選錄京報，次欄爲羊城新聞，又次則爲中外新聞欄，然其時交通未便，消息難通，故主筆政者常須述野語稗史以補白。次年附刊日報，擇重要時事彙爲一冊，每年取費一元。嗣因銷路不多，未期年而罷。當時該報有一特色，卽冠首必有評論一篇，多出自王氏手筆，取西制之合於我國者，諷清廷以改革。「馮園文錄外篇」卽集該報論說精華成之。其學識之淵博，眼光之遠大，一時無兩。自是而後，上海新加

坡之報紙漸興，互相轉錄，材料遂不虞缺乏。光緒四年，該報因省港消息靈通，特將每日報紙於先一夕派送，是爲香港漢晚報之先聲。但往省船隻，例於下午四時開行，而報紙印竣須在八時，故寄往廣州澳門者，均須俟諸次日。歷四年，因時促事忙，遂取消晚報。光緒三十年，增加篇幅，分爲莊諧二部，附以歌謠曲本，字句加圈點，閱者一目了然。光緒三十四年，京滬要事以電報傳達，於是港中各報，遂以專電互競優劣，近年更迭有改良。

中國報學

2. 時報 光緒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，創刊於上海，主

持者爲狄楚青。先是，狄氏抱革新思想，自日本歸國後，卽與「湘學報」主筆唐才常在上海組織中國獨立協會，圖大舉。假名東文譯社，以掩官廳耳目。經濟無出，則鬻舊藏古書畫以充之初擬結連各秘密黨，乘間入京。尋拳禍大作，首都淪陷，乃一面邀集各省人氏，組織國會，推容閔嚴復爲正副議長，以爲對外代表。人民之機關，一面購置軍火上溯漢口，欲佔爲起義之地。惜內部事機不密，功敗垂成。從此狄氏灰心武力運動，乃創辦時報，爲文字上之鼓吹。延陳冷爲主筆，獨創體裁，不隨流俗。如首立時評一欄，分版論斷，扼其機樞。如提倡

教育：如保存國粹，如注重圖畫，如歐戰後復增教育實業，婦女兒童英文圖畫文藝等周刊，今均爲各報所踵行。又如光緒三十年之冬，爲粵漢鐵路建築權，發爭回權利之議論。次年以英人虐待華工，勸國人製造國貨，購買國貨。民國五年，因日人二十一條之要挾，提倡救國儲金，藉衆力以振興實業。此皆其犖犖大端，爲注意時事者所能記憶。

中國報

從戊戌變政開始，經過幾次的對外戰敗，以迄於辛亥革命前後，這一個時期，可算爲中國新聞紙的發展最迅速的時期，無論在朝的官吏，在野的民衆，無不重視新聞紙。而

尤其注重於新聞紙上的論評。當時對於新聞的採訪、選擇，都沒有十分的用力，因此造成了封建式的訪員制度，竟為新聞紙改革的一個大障礙。但是，那時候的辦報者，真正是以新聞紙為營業的很少很少，他的用意，也不過是在假此以宣傳其一黨一系的政見罷了。所以少則一年半載，多則三五年都為受了經濟的壓迫而倒了。

三 新聞紙與革命運動

一 辛亥革命前後的新聞紙

新聞紙有製造輿論，宣傳主義的能力，所以中國的革命，實與中國的新聞紙有密切的歷史的關係。中國新聞紙的主張革命，當推光緒二十五年在香港出版的「中國日報」爲最早。而與辛亥革命有直接關係的「蘇報」、「國民日日報」、「警鐘日報」、「復報」、「民報」和至今膾炙人口的「民權」、「民立」等報。

「蘇報」創辦於光緒二十三年，主筆政者爲吳稚暉、章太炎、蔡元培等；後因鄒容的「革命軍」一書，爲清廷所查封，鄒容死於獄，章太炎監而後釋。「國民日日報」創辦於光緒二十九年，主筆政者爲陳獨秀、章士釗、蘇曼殊。因與「蘇報」的關係，亦爲清廷所查禁。「警鐘日報」爲蔡元培、劉師培等組織，至光緒三十一年被封。「復報」和「民報」都在日本東京出版，創刊於光緒三十一年。「復報」爲劉師培注編；「民報」爲張溥泉、汪精衛、胡漢民等主編，因爲在國外出版，言論比較自由，所以鼓吹革命，宣傳主義，旗幟極爲顯明。「民呼」「民吁」爲于右任所創辦，出版

期均甚短促；「民立」亦爲于氏所辦，爲當時黨報中銷行最廣者；至民國二年因經濟困難而停刊，宋教仁章上釗徐血兒等，均先後爲該報編輯。

辛亥革命以後，爲黨宣傳的新聞紙更多；元年，孫總理退讓臨時大總統與袁世凱，以促成南北統一之大業。民黨中人除一部分已被選爲參眾議員外，其清高者，不樂於官吏生活，不熱中於利祿思想，乃相率與總理同退，還其書生本色，從事於筆墨生涯，藉新聞紙以宣傳國民黨的主義和政策。「民權」、「天鐸」、「生活」、「國民新聞」、「中華民報」尤爲個中的皎皎者。

「民權報」爲戴季陶所主辦，文章署名爲天仇，日作千言，洋洋洒洒，與當時風行的「民立報」相埒，措辭激烈，讀之令人興奮。天仇文集中所刊的，就是當時在報上所做的論文。天仇文原已絕版戴氏嘗在其編輯室牆上，大寫「報館不封門不是好報館，主筆不入獄不是好主筆」，其態度之急進，可見一斑。而此二語，在現在還傳誦於新聞界。「民權報」的內容，不僅是天仇的論文爲別報所不及；就是小品文字，也都是當代名著，如所刊詩文遊記小說筆記散文等，均屬一時上選，所以民二革命失敗，報紙停版，館中舊友，彙集報尾文字，印成「民權素」十八集，銷售不下十萬冊，名貴的

作品不勝枚舉。「天鐸報」爲李懷霜所辦，現代的評論專家陳布雷，就在該報露其頭角。「生活日報」爲徐朗西所辦，徐氏畢業於日本鐵路學院，爲關中革命的領袖。該報首注重於民生問題，提倡總理的開港築路的交通救國政策；又刊行「生活雜誌」，延陳屺懷爲主筆。二次革命失敗徐氏逃南洋，報和雜誌都停刊。「國民新聞」爲呂志伊所主辦，「中華民國新」爲鄧家彥所主辦，評論措辭極爲激烈，與「民權報」同稱豎三民。

二 洪憲時代的討袁報

從二次革命失敗，國會解散，國民黨人都被袁世凱所通緝，逃到外國，其時，國內的新聞紙，都懾於袁氏淫威之下，日歌頌袁氏的功德，奄奄無生氣。但是當時的民心，都求苟安於一時，認孫總理所主張的三民主義，完全是理想，是空談，是玄學；不僅是沒有經過訓練，沒有遠大眼光的民衆是這樣，就是所謂黨員，也何嘗不如此呢？做官的做官，捧袁的捧袁，因政見(?)的不同，自立政黨的慢慢地離開了革命的陣綫。直到民國四年，袁世凱帝制自爲之心，暴露於世人之前，於是討袁的聲浪，漸次震盪於南方各省區，軍事上的經營漸次成熟，討袁的新聞紙，亦絡續出現，在上海如民黨的

「民國日報」由葉楚傖邵力子主辦，「民意報」由徐朗西主辦；政學系的「中華新報」由楊永泰谷鍾秀主辦。其時研究系的「時事新報」也由廣東軍務院的關係，力怙袁氏。袁氏則爲抵制反對者的輿論，特派薛大可到上海，辦一張「亞細亞報」，公開的主張帝制，出版後，於九月十二月，兩次被徐朗西手擲炸彈，雖然沒有炸壞了什麼，可是空竟嚇破了這洪憲走狗的胆，因此不久便停了刊。北京各報，凡屬華人自辦的，因在袁氏權威之下，自然不敢講話。祇有日本人辦的「順天時報」，「鳴鼓而攻之」，銷路驟增，爲北方日報之冠。天津有劉揆一辦的「公民日報」，「延劉鑄生張

靜廬爲編輯，館址設日租界內，並爲北方革命黨的通信機關，但是報紙的銷行，僅限於各租界內，華界則力事查禁，東馬路一帶皇皇布告，高標牆上；可是民心未死，報紙的潛銷，仍然達到內地，不過以輾轉秘密，報價竟高漲到一毫大洋一頁一份。

袁氏死後，「民意報」、「公民日報」等都相繼因經濟困難而停刊；惟有「民國日報」仍繼續出版到現在，成爲上海革命歷史最永久的黨報，但是中間幾經困難，尤困於經濟，葉邵二氏，常常典衣鬻物以換紙，慘淡經營以迄於今日。「中華新報」一嘗延吳稚暉爲編輯，其最傳誦的「陸

「會客廳談話」一書，就時在該報時每天刊登的散文；

（客座談話）

中談話一書歸泰延陳白虛爲小品編輯，陳又延王新命助之；

（中談話一書歸泰延）

其內容之豐富，與民國日報之「民國閒話」相埒；

（時談話）

成舍民所編，楚倫亦時作後吳陳等都離去，谷楊等亦赴

小談散文，署名爲小風。

（時作）

後吳陳等都離去，谷楊等亦赴

京做官，館事沒有人主持，乃讓給殷汝驪主持，殷復讓給譚

老談，雖延有中國評論名家張一葦爲主筆，間且附刊「創

造日」副刊一節，由創造社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等主撰，

銷路廣告兩無起色，卒因經濟支絀而停刊。

（創造日現印）

發行書局

國會恢復，黎元洪再爲馮婦，國人視線均集中於北京，

北京於是便爲政治鬥角之場時京中最銷行之報紙；除日人的「順天時報」；美人的「益世報」；和資格較老的「北京日報」外；章士釗主辦的「甲寅日報」；和掛名民黨的「中華新報」；最佔勢力。先是，章士釗逃到日本，於民國五年三月，自編「甲寅」雜誌出版，鼓吹其所主張的聯省自治，極爲一般人所歡迎；歡迎的心理有二：1. 迷信袁世凱者，以爲袁氏是怎樣的一個有作有爲的雄傑，都沒有方法以治今日之中國，則欲求中國的和平統一，非採聯邦制的聯省自治政策，實無術以策中國的和平統一；至於先總理所主張的三民主義，仍視爲理想空談，認爲決沒有實現的可

能性，¹因爲章士釗的文章，別倡風格，爲近代難得的時論。
甲寅雜誌存稿印有專集由商務印書館發行「中華新報」則胆大能言，雖沒有元二年上海「民權」「民立」的精神，然在北京報界中，確是一個諍諍者了；可惜主辦者，目光近視，除批評當時的政局以外，固未嘗爲三民主義宣傳也。

三 新文化運動與副刊

自陳獨秀胡適之假「新青年」雜誌，鼓吹新文化運動後，接連發生了「五四」運動。「五四」運動發生於北京，爲中國青年的政治運動，也可以說是中國民衆直接參

與政治運動的第一聲。其時北京的新聞紙，最努力於宣傳的，首推「晨報」；晨報初辦時名「晨鐘報」，後改爲晨報，爲蒲伯英所主持，研究系的機關報和上海的時事新報，同一個性質。

「晨報」對於新文化運動的，確有很大的功績。從前無論京滬和各地的新聞紙，其報尾所登的小品文字，上海人所謂「報屁股」，都是登些紅男綠女的小說和筆記，甚至於引人入迷的鬼怪神話，和誘人作惡的黑幕秘訣。晨報首先割除這類文字，另於正張之外，添印半張，專刊有價值的文藝作品，由孫伏園主編，極爲學生界所歡迎；孫去後，由

徐志摩主編。徐去，改由瞿世英主編，每月訂成一冊，銷行及於全國。魯迅的創作「阿Q正傳」就是每天在這上面所

晨報副刊

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一日
第九二六二號
星期日
第一二六二號
目次

| | |
|---------|-----|
| 無產階級的哲學 | 魯世英 |
| 社會的死亡 | 魯世英 |
| 社會的未來 | 魯世英 |
| 社會的 | 魯世英 |

無產階級的哲學

德威 E. J. Corey 著 呂徵林譯

第四章 唯物論對於藝術的

解釋

時，以及當這人類在生活上有限限有餘力，大半由於一種內在的需要，願意把這一些閒暇的餘力，願運使也沒有什麼確切之目的來隨意的消解了牠的時候，一些人類自覺的情懷及內心的「自然」的發現。

中國新聞紙的首屈一指。

上海的新聞紙，從事於新文化運動的，要算「時事新

刊登的。即以新開的編輯方法論，也算晨報為

報」和「民國日報。」初，上海和內地的教育界，所喜歡看的日報，莫過於上海「時報」，因為時報在當時，對於教育界的新聞，記載特別詳細的緣故；從新文化運動以後，全國青年的思想，爲之一新，時報的主編者，不曉得迎合時代潮流，並一張副刊都不肯出版，仍保留其「餘興」「小時報」的老套頭。因此，時事新報的副刊「學燈」應時而起，延宗白華爲主編，撰述者都是一時之選，於是學界極表歡迎，時報十餘年來在教育界裏所打下的根基，不能不搖動，以至於傾坍。「學燈」自宗白華郭虞裳以至鄭振鐸的編輯，仍還能夠保留其獨立發展的精神，鄭去，後續無人，歸併報尾，

以至今日，已沒有人再提起這一張曾經膾炙人口的「學燈」了。

「民國日報」於新文化運動後，初開「覺悟」、「救國」二欄；分刊各類文字；旋歸併為一小張，名「覺悟」，名義由邵力子主持，實則由陳望道編輯之，因困於經濟，不能多收精美的文稿，但是公開答覆來信，亦為當時青年界最歡迎的一種讀物；詢問的事，獨多於婚姻問題，每日滿紙刊着「力子呀！力子呀！」的因婚姻不自由的青年們的呼聲。後又於報尾開「杭育」一欄，刊登簡短的諧文，葉楚傖的「前輩先生，」「衣冠禽獸。」曾刊於北新新聞 華小說二種，就是登

在這上面的。前輩先生印書局發行後「杭育」再改爲「上海社會」，「學悟」仍舊，到現在還繼續着。現由陶百川編義文字與從前的覺悟不同了。

四 憶商報

在「五四」運動以後，上海曾異軍突起地出現了一種新聞紙，他有了七年的歷史，這是值得我們記憶的上海「商報」。

「商報」創辦人是湯節之。創辦於民國九年，籌備經年，到十年一月一日，才和上海社會人士相見。先是上海的

商界；無論操何行業，其所看的報紙，總是「新聞報」上海是東亞唯一的商場，商人在全上海人口統計裏佔到十分之六，這十分之六的商人，他們所每日愛讀的日報，新聞報最少佔有十分之八的勢力。因此新聞報在



上海一埠的銷數，可以說是無出其右的了，可是，使我們失望的是新聞報雖有四十年的歷史，又有雄厚的資本，他的主持人，總沒有想在這一張數十萬人所愛讀的報上，應該怎樣地改革，怎樣地革新，怎樣地利用這新聞紙，灌輸些新思想給讀者，指導這數千年來陳陳相因的中國舊式商人們以一種商業的智識，怎樣地介紹些經濟的學說，使頭腦冬烘的商人們，得稍少了解些世界大勢。雖然汪漢溪先生，他畢生的精神都放在這「新聞報」的上面，事必躬親的二十年如一日，以至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「商報」的創辦，他高標着這一個「商」字，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，他雖沒

有雄厚的資本，悠久的歷史，牠却有較新的計劃優秀的人才，足以扶助這張報，終完成爲上海報界的革命者，而值得我們哀悼，追憶者也。「商報」的主編是陳貽懷，主筆是陳布雷，他每天能在報頭上做下數千言的論文。論文的畏懼爲上海各報所沒有的；電訊編輯是潘公展，他用最新的經濟的編輯法，有條不紊地分列電報和要聞，成爲各個的獨立。現在各報的電報分題和大事摘要，都是仿效這個編輯法。這固然不是潘君的新倡；但是在中國本埠新聞編輯的報紙上，却是他最先採用的。是朱宗良。先是沈仲暉他雖沒有方法——自然是錢的問題——！得到最靈通的新聞，可是這全版都靠通信社和訪員的

來稿中，他能編列得法；尤其是「五卅」慘案發生後的本埠新聞，令人一目了然，大膽敢言。除此以外，在「商報」上最爲人所認爲特出的，就是潘更生馮柳堂所編的「商業金融」。從前上海各報祇有在廣告般的地位上，刊登些行市價目；「商業金融」却擴大他的範圍，成爲新聞紙上的另外一欄，牠除每天做有關於商業公債等的評論，和介紹經濟的思想文字外，上自國際滙兌貿易，下至商店賣買，無不詳細登載，行市價更無論了。自從「商業金融」出現於商報後，「申報」，「新聞報」，「時事新報」，都相繼仿行，至今仍另闢專欄，或爲新聞紙上重要材料之一。可是報

尾的小品文字，我們不必諱言，是落伍的了。這是主辦的人，他祇注意在商人的身上，他以爲商人祇愛看「快活林」。「自由談」的文字，爲要他的報，在商界裏銷行，就不能不迎合商人的心理，就請了一位善在小報上做諧文的張丹斧，在報尾上做其屁文章。那裏會想到，「商報」的銷行，在上海的商界裏，沒有佔到了什麼地位；愛看牠的，倒是智識界和青年學生呢？在這當兒，湯節之因錢債案脫離了報館，讓渡給李徵五爲總理，討曹之役，「商報」可說是打倒賄選的唯一的首功。他敢本着革命的精神，造成討曹的輿論；全版，用頂大號的字體，印着曹錕的像片，直名之曰「捐班

總統。」這種精神，自從上海報界「橫三民，豎三民」之後所未有的了。革命軍開始北伐，「商報」以不受民黨一錢，不爲黨報的資格，力表同情，搖筆吶喊。期北伐的成功。所可惜的是這時候李氏因無力維持而離去，繼之者爲方椒伯；方爲一持重的普通商人，而他的後靠又是傅筱庵，傅是與孫傳芳有關係的，「擁護軍閥」和「打倒軍閥」是不能併立的，於是乎陳潘朱等都相率引去，報的價值遂一落千丈，延到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壽終。到十七年九月，洪雁賓前商報協理、黃春蓀前商報廣告主任，重整旗鼓，繼續出版，可是已不是本來面目，經濟人才兩感缺乏，不過祇留着這一塊

牌子不使他消滅罷了。舊「商報」的全部機器生財，由滙商公司讓盤於「中央日報」，「中央日報」是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直接主辦的日報，創刊於十七年二月十日，由潘宜之爲總理，彭學沛爲主筆。

五 革命軍北伐後上海報界的小變化

當第二次全國代表會議之後，上海黨部，因西山會議派和左傾派不相容，從環龍路四十四號，分裂另組。「民國日報」因有徧袒一方面的關係，市黨部的青年黨員張廷灝、沈雁冰等出而另組言論機關，承盤「中華新報」的全

部機器生財，遷移到法租界，定名為「國民日報」，籌備數月，一切告竣，卒以法領事不肯批准，展期復展期，以至於消滅。時蔣裕泉方辦「中南晚報」，延共產黨員高爾柏高爾松為編輯，鼓吹革命；到革命軍北伐將到達上海的時候，蔣復承盤「神州日報」全部機器生財，改組出版，易名亦為「國民日報」，由高爾柏為主筆，時高兼任市黨部宣傳部長，待黨中清黨，該報遂隨之坍塌。

說起「神州日報」，也自有牠的歷史的價值，值得我們追憶的：「神州日報」創自前清宣統元年，為于右任楊篤生汪彭年君所創辦。以鼓吹革命為職志。厥後于辦民呼

民吁諸報，楊亦去國留學，報務一任汪彭年主持。以革命精神，一方宣傳主義，一方抨擊清廷，與民吁等報相唱和。時上海報紙，都主張君主立憲的，對於種族革命，尤非所喜，且懼于清廷淫威，及蘇報覆轍，更抱明哲保身的主義。獨該報不畏強禦，努力主張革命。以是深得人心，銷路大增，幾為全上海各日報冠。曾有一印捕鷄姦一華童，各報皆略而不詳，該報却敢大膽記實，力揭其惡，遭當局干涉，與訟數月，而卒不之懼；且用大號字，每日刊載，將其黑幕，一一披露，於是上海市民，平日有不嫌于巡捕房者，得此一紙，皆為大快，認為言人之所不敢言。當時上海各報，銷報都不過數千，該報則

以敢言之故，超過一萬以上。從民國成立，汪彭年入京做議員，報務全委汪允言主持。汪氏入京後，投身共和黨，議論與昔不同，於是乎昔之所標爲急進者，一變而爲緩進矣。民國四年，該報出售于帝制議員孫鍾，全館人員一律辭去。自孫接辦後，努力鼓吹帝制，從是風景不殊，河山頓異，神州之名義雖存，神州之精神已去。昔之受人歡迎者，一變而爲吐棄，銷數一落千丈，幾同覆瓿，無人問津了。袁世凱死，孫鍾知難立足，遂出讓于錢芥塵，支撐一載，力亦不支，又出讓于余洵。時在民國七年。余洵王良元二君接辦後，力謀恢復舊觀，以冀發揚光大，然大勢所趨，無可挽回，雖稍稍起色，難與昔比。

余洵遂更易方針，於民國八年以編輯事委諸吳瑞書，而自創一三日刊曰「晶報」。除單獨發行外，更于神州附送。在余之意，原欲借「晶報」之力，挽回神州，然結果，晶自品神州自神州，晶之銷數已近三萬，爲上海小報之王，而神州依然一蹶不振。至十六年，遂讓渡給蔣裕泉，改組爲「國民日報」。

同時還有「新申報」，一起先是章子佩所主辦，章曾一度爲申報的主人翁，後申報讓渡與史量才，營業蒸蒸日上，章乃另創新申報以號召，旋復讓與許建屏，延新聞紙的收藏家王一之爲主筆，亦辦得很有精神，後又因經濟關係，出盤給宋雪琴。那時候宋任孫傳芳的駐滬辦公處處長，孫那

時又剛才戰敗了楊宇霆，奪到了江蘇地盤，自爲其五省總司令，聲勢赫赫。北伐軍初動，該報因捧孫關係，天天在報上大罵其赤化，大謠其赤禍，報的銷路一落千丈，幾至無人過問；待革命軍到上海，該報就自動的關門，機器生財，現在都給民國日報館應用。

「時事新報」是著名的研究系機關報，平常的時候無論其論評新聞，總是庇袒反革命派的。總理逝世之日，該報主筆張東蓀曾在報頭做了一篇「孫文死矣」的文章，極鄙薄誣蔑的能事，爲國民黨同志所深恨，黨部因權力不及，沒有方法對付之；但是革命軍一到該報的被查封，是一

件可能的事該報經理林炎夫有先見之明一待革命軍打下江西後，他便跑到南昌，向各方要人設法疏通，終於拿到了蔣總司令「准予照常出版」的手諭，回滬上海。但是自此以後，該報的態度，突然改變，擁護革命，宣傳主義，不遺餘力，並延陳布雷爲主筆。

六 北平報界的不幸

當革命軍北伐進展的當兒，張作霖自命大元帥，盤佔北平。其時，北平的新聞界已經很消極的了。除掉外國人所辦的新聞紙以外，著名的「晨報」，因辦報人的利害和金

錢的關係，專替大元帥講話。富有革命性的「京報」，「世界日報」和提倡社會新聞的先進，善用滑稽的諧文諷譏時局的「社會日報」，因張宗昌的入平，大大的加以摧殘。北平的新聞界，遂益無生氣。

「京報」的主、邵飄萍，為中國有名的記者，在袁時盜國的時代，他所辦京報，因反對帝制而被封，逃到日本。袁死，他又回到北平，恢復該報。馮玉祥討曹之役，該報宣傳極為努力，張馮之戰，該報又力袒馮氏，因此結恨於奉系。張宗昌打敗了馮玉祥，佔據北平，遂下令誘捕邵氏，綁赴天橋槍斃。

待張宗昌二次到平，「社會日報」主人林白水，用談諧的文調，譏罵潘復爲張宗昌的腎囊，潘言於張，張遂命警察總監王琦逮捕，不加訊問，遽行槍斃。

邵林死後，京報和社會日報都宣告停刊。

「世界日報」爲成舍我所創辦，亦爲褊袒馮氏的一報，該報初創時，極有精神，其所附的「副刊」延劉半農主編，尤爲青年學界所愛讀。林白水死後，張續捕成氏，幸營救早，得免死；成釋後卽離平南下，報得不停版，至今猶能和世人相見。

中國簡直不是一個法治國，法律不能夠保障人權；尤

其是新聞界，容易犯罪。約法上的「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」本來是說說罷了；還加以「報紙條例」「出版法」等，重重縛束。不過槍斃新聞記者的一件事，在前清的專制時代，似乎還不會有過。「蘇報」案，在當時是怎樣的一重忤逆的罪案呀，但是章太炎鄒容，也不過被拘捕而監禁罷了。袁世凱是怎樣的一個雄梟，他對待反對他的中國名記者黃遠生，也能祇暗殺之於美國。以一個軍人，隨隨便便拿捕反對他的新聞記者，不經過法庭正當的訊判手續而加以槍殺，這是張宗昌之前，未之有也。

北平，雖然說是首都，但是究竟是中國的土地，爲有槍

階級統治權力所能及到的，所以在北平辦報的，確是比上海天津爲困難，因爲上海天津有外國人的租界呀！中國人辦的新聞紙一定要在租界上出版，才敢說話——自然是說中國話，——而外國人在中國境土內辦的新聞紙却可以自由地批評中國的政局，這是怎樣的矛盾，而可痛心的事呀。

北平從前的新聞紙，本來是亂七八糟的；論量，比任何地方都多，多的時候，日報竟有八九十種；論質，可以看看的，確有獨立的精神，別出的特色的，總不會有過八種十種；北平原是藏垢納污，賣官鬻爵的一個腐化的大窟窿，無聊的

文人拍上了一個官吏或一個軍人的馬屁，騙了他五百一千的津貼費，就辦起一個報來，叫印刷所在別家已經排成的報紙的大樣上面，照樣地套印一下，不過改換過一個報頭，印下五十張一百張，就算他的日報出版了；他們這不是辦報，是用白紙印上了黑字，送給出錢的後台老板過過目，自己撈些津貼費化化罷了。這樣的新聞紙（？）那裏能夠持久呢？所以「一朝天子一朝臣」，每一次政局的變動，同時就有一大批報紙連帶倒坍；但是過了幾時又有一批新的日報出現在大柵欄口的報攤上了。

自從革命軍打到北平以後，北平的雜亂的報紙，早隨

了張大元帥同時壽終了。「晨報」因為擁張討赤(?)的關係，自動的宣告停刊，將機器生財，盤給李慶芳另組「新晨

新晨報

THE NEW MORNING POST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九日
星期三
第九千七百九十二號
零售每份五分

廣告刊例

第一版每行每日五角
第二三版每行每日四角
第四版每行每日三角
長期刊登另有優待
本報地址：上海英租界四馬路

本報價目
本埠：每月一元二角，半年七元，全年十二元
外埠：每月一元五角，半年八元，全年十四元
零售：每份五分

遺失聲明
李慶芳啟事
本人不慎將私章一枚遺失，聲明作廢。李慶芳啟

報。」雖然換了一個局面，「新晨報」却還能保留他舊「晨報」時代的幾處特色。「京報」却由邵飄萍的夫人湯慧修女士，繼續丈夫的遺志，宣告復活，仍有他過去的精神，不

這評論已不能像舊的痛快流利了。

新報

二期星

登華司西樂堂重張



CHING PAO
號九十五百三千二第
年七十國民華中
二期星 日四月九
張大兩日每

電本
社
號四六五三
號一八八二
號四九一第

號五十三期創設外官平北所行發總
費刊告廣 目價報定

本報創始於光緒二十九年... 總發行所：北平... 廣告費：每行每日... 零售每份五分...

此外，新產生的新聞紙，有「北平日報」、「朝報」、「民國日報」、「中山日報」等幾種，沒有像從前的多了。不過銷數都不很大，這是因為北平的人士，還是在那裏愛看日

本人辦的中國報的緣故。

還有一部分北平人，他可以不看本地的日報，却留

待到下午，去

買一份天津

來的「大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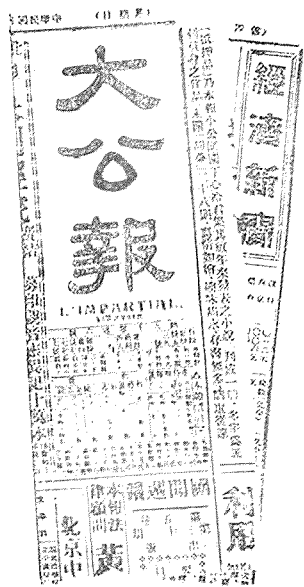
報」看，不錯，

「大公報」

的確是北方

有價值的一種日報，他創刊於光緒二十九年，由中國名記

者胡政之所主持，議論警闢，消息敏捷，早已風行於天津，因



有政治的背景，曾爲曹錕所封禁，民國十四年復濤，延評論專家張一葦爲主筆，胡氏自己又不畏辛勞，能跑新聞，做文章；新聞的來源，又有上海漢口北平的國聞通信社直接的傳達，所以比任何日報爲靈通，出版的地方又在日本租界，言論比較自由，和北平——在有槍階級統治下的北平——的新聞紙相比較，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了。「大公報」副刊「小公園」爲何心冷所編，每週又附刊戲劇，婦女，兒童等特刊，尤爲讀者所歡迎。

除掉「大公報」以外，天津還有外國人的「益世報」，這是和北平的「益世報」相聯的，顏旨微的評論，爲全國

新聞界同人所推重，二報都屬公教會，宣傳教義，「泰晤士報」爲英人的資本，主任熊小豪，「五四」運動的時候，極爲學界所歡迎，「庸報」創辦祇三年，新聞宏豐，版式新穎，編輯的方法亦頗講求，真不愧爲後起之秀。當民國十年，馬千里等會辦「民意日報」，鼓吹革命，宣傳黨義，惜因資本缺乏，問世不久，便爾停刊。

四 中國報館的組織和現狀

一 上海報館的內部

報館內部組織的完備與否自然要以其資本的大小，銷數的多少，收入的多寡而定，未可一概而論。

就以上海的各日報說罷：「申報」和「新聞報」的內部組織，當然比其他各報館爲完備；他們有自己築造的高大的洋房，有最新式的大架捲筒印機，就是這二樣，也是內地的報館所辦不到的。所以內地報館的組織，的確還是

因陋就簡，除掉編輯和營業二部以外，印刷，差不多都是託別家的印刷所代印的，——能夠自己有簡陋的排字房和一二架平面的印報機的，已經算是很完備的了。

「申報」和「新聞報」的內部組織，大概分總理處，編輯部，營業部，印刷部，四大部。

1. 總理處下屬：總務，文牘稽核，會計，收發，庶務各科。
2. 編輯部下屬：電訊，本埠，經濟，教育，文藝，繙譯，採訪，整理，校對考核，藏書各科；電訊之下又設收電，譯電二股；文藝之下又設雜著，圖書二股。
3. 營業部下屬：發行，廣告，推廣，承印，收銀各科；廣告之

下又設收稿，編校二股；發行之下又設定報，躉報，票簽，
售版各股。

4. 印刷部下屬印刷，活版，澆鑄，機械，製版各科；印刷之
下又設印報，承印二股；活版之下又設新聞廣告刻字
三股；澆鑄之下又設澆版，鑄字二股；製版之下又設銅
鋅木工二股。

上海的各報館對於上四大部的設立，大概都全，不過
四部的內容，沒有這樣的完備。譬如說製版，上海自設的鑄
版房，祇有「申報」「新聞報」「時報」三家有的。教育
新聞，祇有「申報」「新聞報」「時報」「時事新報」四

家購有專欄，最詳細而兼有圖畫的當推時報爲最好。一民
國日報一和「中央日報」則因黨報的關係，另外闢有黨
務新聞一欄；「時報」因提倡美術起見，另闢「新光」一
欄，專登圖畫新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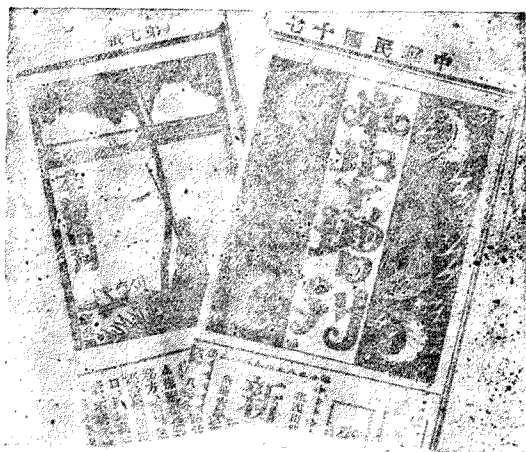
二 上海各報的現狀

上海各報，自從革命軍北伐完成以後，言論政見，差
不多已成爲清一色的了，各報館爲增高他的地位，增加他
的收入，現在可以看得出的，就是「新聞的競爭」和「廣
告的競爭」。

上海各報新聞的來源，從前是祇靠各通信社和訪員，所供給的，所以常常會發現各報一律的笑話。現在這種「撐滿版」的辦法，已經不能滿足讀報人的慾望，因此各報館都另設立採訪部，由報館自己派遣記者，出去採訪重要的，新鮮的新聞。第三期北伐開始，以至打到濟南時的隨軍記者；在旅館裏吃生鴉片和投身黃浦江中的自殺者的社會新聞，採訪部也直接派遣記者去採訪。報紙上所登的活的新聞，我們現在時常都可以看到。關於這一節，請參照拙著的「中國的新聞記者」。

廣告競爭，自從汪英賓從美國回來擔任「申報」的廣告部主任以後，對於廣告方面的確是日有起色。並且爲

拉攏商店廣告的便利起見，特另出一張「本埠增刊」專登廣告式的文字，每逢陽曆年底聖誕節前，還分出各種冬至特刊，和其他的裝飾飲食國貨等特刊，一方面是提倡，一方面可以多拉攏商店的廣告。最近還另刊廣告競賽，定有獎金，以資鼓勵。「新聞報」也另刊有「本埠附刊」一種，其性質和「申報」的「本報增刊」相同；現在還每月另印各業的專號，像煙草專號，書籍專號等。「新聞報」的廣告總算發達的了，但是有一樣是我們看得出的，就是新文化書籍的廣告，該報特別缺少，甚至於沒有；我們如果拿「申報」來看，每天在第二張的封面上總可以看到「今天出



的什麼新書？」「新聞報」就沒有了。這是因為「新聞報」太注重在中下級社會不肯分一部分的精神，像他的教育新聞一樣，來提倡新文化，因此青年學界不喜歡他的緣故。「時事新報」也有過「市聲」一欄，現在已經取

消了。「本埠增刊」和「本附埠刊」因為所刊登的都是上海飲食起居衣裝娛樂的事，很為上海人所歡迎，不過祇限於上海，寄往外埠的報紙，就恕不附送了。

「時報」從狄楚青讓給黃伯惠辦理後，很注重於美術方面，新聞力求簡明，小品文字完全取消了。他報上用的是新四號鉛字和新五號鉛字，展開來一看，非常的醒目；每天有一全版的時事圖畫，還於每星期三附送一張「圖畫時報」。他印刷的機器，同時能印四套顏色，所以他的報紙上，常常有紅的綠的黃的黑的各樣不同的色墨，印在一張紙上，的確別倡一格局，是愛好美術的人們所歡迎。

說到「副刊」文字，「時事新報」的「青光」，「民國日報」的「覺悟」，一是半新不舊，一登黨義文章，和從前已經不相同了。「申報」「本埠增刊」上時常有「藝術界」，可是都給幾位藝術家，自己捧自己的文章塞滿了。真正稱得起的，要算「中央日報」的「紅與黑」了。所登的創作譯文都是很有價值的作品。

三 上海現存的晚報

晚報的銷行上海比不上北平。北平究竟是政治中心地，在從前的時候，大人先生們晝睡夜興，晚報出版，差不多

正是大人先生浴沐更衣的時候，還不曾看完晨報，晚報却已出版了；還有北平的遊息之地，大抵都在中央公園先農壇北海一帶，啜茶納涼，就拿一張晚報作爲消遣品。上海，却不同了，除非淞滬附近有了大戰事，上海人因爲關心戰局，才肯買一張晚報看看，不然他就到俱樂部遊戲場去，再也沒有意思來理你站在路邊叫破喉嚨賣晚報的了。遊戲場，的確也是銷售晚報的好場所，可是不許你進去，這就比不上北平的自由了。

上海的晚報能維持其永恆的生命的，當推「中國晚報」了。「中國晚報」創刊於民國九年五月九日，爲沈卓

吾獨力所辦，沈氏爲上海名記者，他辦這一張晚報，慘淡經營，到現在已虧去了十幾萬元了，這不能不使我們欽佩其毅力。

此外還有「江南晚報」，是靠登日本廣告維持的，並且有政治的色彩。「中華晚報」、「上海晚報」二種，則銷數極少，完全是靠拉攏廣



告爲目的。

上海的晚報，因賣價極便宜，全靠廣告的收入，所以非印一大張不可；北平的晚報廣告的收入少，賣價却比上海要高一倍，所以祇要印一小張就夠了。這是上海晚報和北平晚報不同之點一。又上海晚報因爲要每天印一大張，新聞又少，就不能不借重於外埠交換報，和本埠的日報，用剪刀的新聞，最少要佔一半；北平的晚報，篇幅短小，就容易湊滿當天的新聞，看起來，上海的晚報的確不能像北平的晚報，全版可看，這是不同之點二。還有上海的晚報，都是單獨組織出版，新聞的來原因難，北平的晚報，像現存的「世界

晚報，「北京晚報」都是日報的夕刊，新聞的來源，比上海容易得到，這是不同之點三。

有了這樣三種的不同，和推銷的難易，出版的遲早的種種關係，所以我說北平的晚報，可以持久，上海的晚報就難以發展了。

五 末了

末了，我們要借重世界的著名新聞學家，美國密梭里大學新聞學部長，全美新聞主筆協會會長威廉博士的名論，作爲本編的結論，我願我中國從事新聞事業的同志們，都銘諸座右，時時讀之，時時加以努力，使中國的新聞紙得有一「日日新又日新」的進步。

威廉博士之言曰：

「我相信新聞職業。

我相信公共的新聞紙，是爲公共的信託事業，凡公共

的受託人，都與之有完全的關係。凡報紙承受比較公共事業重量爲輕的事務，就是不忠於這信托業。

我相信靈敏的思想，明晰的記載確切而合時的報告，都是良好的新聞紙上的材料。

我相信新聞記者所應屬筆的文字，必須其心中信爲
真確的事實。

我以爲除掉爲社會幸福以外，其他種種原因壓迫報紙，均不可爲訓。

我相信凡是公正的人士所不當言的新聞記者亦不當落筆。凡自己手冊子上所不當記載的，當視爲別人手冊

子上所不當記載的，應該立即舍棄之，更不應該以責難別人文字的手段規避其私人的責任。

我相信，凡廣告新聞評論各欄，務求其能引起多數讀者最濃厚的興趣，確切和明晰，務須處處皆然。良好新聞事業的最高的興趣，就是其為公共職務的作用的緣故。

我相信最良好的新聞事業，必須完全獨立，不為意見或權力所左右。又為改造的自由，自制的，忍耐的，時常尊重其讀者，但是又時常不畏懼其讀者。見有不正義的，當即斥責，不為利益所動，不受暴徒的騷擾。對於無論何人，必求給予以相當的機會。在法律人羣友愛的範圍內，求人人可

得均等的機會。一方面仍須努力求增進國際間的善意，聯絡世界的友誼。

要爲人道的輿論！

要爲今日世界的報紙！

要爲今日世界努力的報紙！

